癌症細胞

老張是我們高中同班同學中唯一念醫學院的同學，他是癌症醫生，我們雖然是好朋友，但我們常常開玩笑說最好不需要去找他。

同班同學聚會，老張一定會到，他的收入高得不得了，所以有的時候他會請客，偶爾同學中有人發生一些經濟上的困難，他也會慷慨解囊。雖然老張對人很慷慨，卻過著很簡樸的生活，他每次都坐公共汽車來聚會，他也乘公車離開，現在有了地鐵，他當然都乘地鐵。他也從不大吃大喝，我的感覺是，老張非常不喜歡過非常舒適的生活。

我們都是六十二歲左右的人，快到退休年齡，卻沒有人真正退休。大概四個月以前聽人家說，老張退休了，醫院還為他舉行了一個退休儀式，而且聽說場面有些哀傷。我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正想打電話給他，沒有想到在台北的一家書店碰到了他，他正在買偵探小說，看到了我，高興得不得了，一把抓住我，找了一家環境優雅的咖啡館，坐下來大談他所喜歡的偵探小說，我也聽得津津有味，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，老張瘦了一些。

老張是個聰明人。他當然知道我已經注意到他的消瘦，他主動地告訴我，他得了癌症，已經只有幾個月的生命。對我來講，這真是青天霹靂，也沒有問他現在有沒有治療，因為我想他是這方面的專家，應該知道如何治療。離開咖啡館的時候，下雨了，我替老張攔下了一輛計程車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老張乘坐計程車。

一個月以後，老張來埔里找我，他的兒子開車送他來，他的兒子也是癌症醫生。我們一起去了附近的農場看油桐花，那裡的油桐花種在道路兩旁，大樹成蔭，車子開過滿地的白花，真是奇景。老張雖然時常面露倦容，但他一再說不虛此行，因為他以後再也看不到這種遍地都是白花的情境了。除了看花以外，老張也對我們的多媒體系統有很大的興趣，我們的研究生替他表演了好多有趣的系統，老張仔細地看這些表演，也問很多有道理的問題。

這也是我看到老張的最後一次，不久，老張就去世了。我當時心中納悶，為什麼他走得這麼快，以他的專業素養，他的癌症一定是初期，他所得到的治療也一定是最好的，為什麼他這麼快就走了？

我們都收到了訃聞，訃聞中除了絕對婉謝花圈這些玩意兒以外，還有一個特別的請求，請大家在指定的地點坐他們家租的遊覽車去，訃聞中好像拒絕任何人開汽車去參加葬禮。老張的葬禮，來了一大票名醫，他們都面容嚴肅，我們這些人看了這麼多的名醫，更加深一個疑問，為什麼老張走得如此之快？

謎底終於揭曉了，老張的兒子致詞的時候，告訴我們一個我們都不知道的故事：老張從頭到尾沒有接受任何治療。為什麼呢？老張的兒子在禮堂中放映了一段錄影帶，在這段錄影帶中，老張解釋了何謂癌症細胞。我們常以為癌症細胞是不健康的細胞，其實不然，癌症細胞是最健康、最有活力的，別的細胞雖然會分裂，但分裂會有止境。癌症細胞的分裂永遠不會停止，不斷的分裂需要養分，但是人的養分有限，癌症細胞的不斷分裂最後將其他正常細胞的養分吸取得一乾二淨。

因此老張認為我們這些人都是癌症細胞，因為我們太健康，所以我們吃得多，因為我們有錢，所以我們消耗掉大量能源，可是地球上就這麼多資源，我們用得多，其他人類就倒楣了。老張在錄影帶中一再地強調，百分之八十的資源，由百分之二十的人類消耗掉，他也一再地提醒我們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們這樣地吃遠洋的魚，全地球海裡的魚只夠我們吃一天，他一再地問一個問題：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們一樣地享受，地球上的資源能撐多久？舉例來說，四十年後，石油就用光了。

老張的錄影帶也介紹了非洲二千五百萬人得到了愛滋病的慘相，這一段的聲音被消除了。但這一段靜寂的錄影帶帶給我們極大的震撼。

老張的兒子沒有解釋為什麼老張不願意接受治療，那一段沒有任何聲音的錄影帶解釋了一切，老張早就對於他的生活好感到內疚，所以他一直儘量地過得很簡單，最近非洲大批人得到愛滋病，卻沒有人得到任何治療。歐美雖然有治療愛滋病的藥，但這些非洲窮人如何有錢買這種藥呢？這種情形也使老張很難過。

老張熱愛生命，但是他不願他的生命影響了別人，他不願意看到自己太健康，太健康就是癌症細胞了。

最後，老張提到他自己的病，他說他的病是不可能痊癒的，花了很多錢以後，他可以多活三至四年，在這三、四年內，他所能做的非常之少，所以他不願意為了他的這三、四年的生命而花費人類大量的醫藥資源，有這麼多非洲人死於愛滋病，他實在是沒有興趣去接受治療了。

老張的兒子也在葬禮上告訴了大家，老張臨死以前，捐了大筆的錢給一個慈善機構，專門用作醫治非洲愛滋病人之用。

老張如果多活幾年，也許可以醫治一些人，但是他的拒絕治療，卻是一個強有力的震撼教育。前天，我們同學會，每人一個盤餐，大家不發牢騷，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足。我家現在平時只開電扇，有客人來才開冷氣。我們也越吃越簡單，每次餐後有香蕉吃就心滿意足矣。

我住的是公寓，有時難免想念當年在美國住的獨門獨園的房子，現在我的想法也改了，如果全台灣的人都這樣住，台灣恐怕會看不到一片青山，一片綠水，全台灣只看到房子了。

老張說得有道理，我們不能生活得太好，我們不該是癌症細胞。我們應該將青山綠水留給下一代，留給別人。老張瀟灑地離去，使我們可以瀟瀟灑灑地活著。我們都輕鬆多了。